天來書樓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列傳第十六　　通志一百二

前漢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莽父曼早死不侯莽群兄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國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勑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尚有禮意陽朔中

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
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
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
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
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
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勑愈益尊節操愈謙敬奠焉
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譽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
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

父矣敢爲發激之行勵之不懃恐莽兄永爲諸曹早死
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
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嘆息焉光年小
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
人苦其痛當飲其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
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來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
宜子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慊情求名如此是時
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莽陰求
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

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是歲綏和元
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按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
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請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
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
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
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詔不許又遣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
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

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夫
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
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
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蓋案行責內者令
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
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
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
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十日一賜饔下詔以黃郵聚戶
三百五十增莽封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車駕乘綠車從後二歲傳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損莽尊號靡傷恩義莽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二歲更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元壽詩元年日蝕賢良周護坐不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實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字新都相休謁見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荅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

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而有瘢(瘢刺痕也)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瑑服虔曰瑑音傳蘇林曰劒鼻也後轉寫者訛也瑑音篆也)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推碎之自裹以進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

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五相舉
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無舅之從弟其
人修飭太后所信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
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
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亭成趙皇
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后妃傳莽以大司徒孔
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稱事光引
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若
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為請哀帝令邯持與光

素畏順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鞫可其奏於是前將軍
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五相舉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
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
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
為言誤朝後白以官與楊寄私子為皇子衆庶至曰吾
氏少帝復蚤紛紛為天下所疑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
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
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

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妾後徵召之
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希時上下皆此類也
於是附順者按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
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導文章孫建為爪牙豐
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
色厲而言方故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
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感太后下用示信於
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
曰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
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
封三萬户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召
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
異之也於是群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
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
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
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
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
定策今願獨脩光等功賞寖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

太后下詔令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箱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恬詔莽莽亟起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陽阿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乃下詔以光爲太師益封萬戶與四輔之政録爲太保益封萬戶豐爲少傳封廣陽侯食邑五千戶隆爲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部爲承音蒸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莽雖充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

下詔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以故蕭相國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爲惶惑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遂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群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

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悅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太后乃下詔自今以來非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兇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白言親幸前

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矣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率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父衣重練減御膳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等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惟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朕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自師將謂天下何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庶幾與百僚有成其昌勗之哉每有水旱莽

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議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亦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液與掖同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惇采二

王後及周公[redacted]十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文名王[redacted]九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redacted]有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陵[redacted]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redacted]餘人公卿大夫或諸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欲得安[redacted]衆女以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redacted]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白宜博選衆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以貳正統莽[redacted]願見女

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
序奉祭祀有
皆曰兆遇金
吉之符也信
紀子稱侯安
子封后父百
禮可許請以
莽謝還益地
斤爲錢二萬
莽深辭讓受
萬乃一勝家
詔復益二千
族貧者陳崇時
博通士爲崇草
令如周公建立
子之封皆如周
其事會呂寬事
義自貴外家丁
太宗爲成帝後
后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世法於

遷大司空策告宗廟羣加卜筮
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廉貞之吉逢
侯佟音同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
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
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
萬而以其二千三百
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二千三百
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予九
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寶相善寶者
莽莽功德崇奏視羣公羣公方議
后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
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
六子太后以崇奏
乃稱莽
太宗爲成帝後
義自貴外家丁
其事會呂寬事
博通士爲崇草
令如周公建立
子之封皆如周
族貧者陳崇時
詔復益二千三
萬莽復以其千萬予九
莽一勝家

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
舅衛寶寶弟玄宇非莽隔絶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
等通書教令帝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
兄呂寬議其故立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
以驚懼之章因教寬挾持刀入白宮門吏格執宇送獄宇妻焉馬
繫獄須產子已而產子名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
衆惡與管蔡同罪莽不敢隱匿其謀甄邯等白皇太后
下詔嘉之莽因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
桀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元帝女弟梁王立紅陽侯立
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
司馬護軍襄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
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辜喟然憤發作書八
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群公讀令
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四年春郊祀高
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
爲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

下贍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茅功德比伊尹周公及民
上書者八千餘人咸云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周公
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
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
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
言之群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
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
戶黃金印赤韍此韍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宴爲褒新侯臨
爲黃郡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
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
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
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
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
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眠事罪將當
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奉號通
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爲入尤多當止於公
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
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爲公也功顯

君卢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二千户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盈而信士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眡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眡事上書言宰衡以正百僚平海内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傳大司馬印太后詔曰可敕如相國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歡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轂訞慙怍而退雒文

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群臣奏言昔者周公制度七年乃定夫明堂辟雍壅廢

千載莫能與今安漢公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
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
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
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立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
上賜以東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駟馬二駟詔曰
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且盡五
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
室千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等三十六人
爲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
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
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
賞於安漢公莽遂上書深自辭讓請諸章下議者皆寢
勿上甄邯等白太后詔且聽許須制作畢成羣公以聞
穷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列侯冨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依六藝通義經文所見
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以奏太后臨于前殿
延登親策命之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衣黻冕璜琫琫
玚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琫玚音昉琫音崇琫音奉布孔反琳音必句履音劬履頭飾也出履三寸

其形兩頭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升素績素績素裳也戎路乘馬

彤弓矢盧弓矢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鉞戚皆斧屬甲冑一具冑兜鍪甲鎧二百鎧也音攸又音羊九反二玉瓚二一圭爲九命青玉琫珠尸納陛謂鑿殿基除爲陛不使露也尊者不欲露而升故內之於霤下也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齋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爲門衛當出入者傳籍門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以楚王郎爲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主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繕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爲采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二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爲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形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列侯莽既文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帛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

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甘予漢氏自
君險阻勢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大皇太后聖明安
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
米或不種自生或蟹不螫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從地
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
恩樂內屬宜以時勑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
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嘗氏重
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
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

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
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
郡莽又言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
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
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
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
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
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
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癸酉入月中平

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
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
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
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
絕而宣帝嘗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
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選玄孫中最幼
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將立之以嗣孝
平皇帝後是月前輝光謝顯奏武功長孟通淡井得白
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直亦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
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追
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
何沮之勿不能止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
冀服天下耳太后聽許舜等即奏令太后下詔令安漢
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名
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群臣引禮明堂記奏言周公
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又引尚逸嘉禾
論曰周公奉嗣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之等依考傳
論宜請安漢公居攝踐阼服天子鼓皆冕旒負斧依于戶牖

之閒禹面朝群臣聽政事專服出入警蹕民莫得
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
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稱曰予平決朝事
常以皇帝之詔施制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
節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
曰予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
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
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
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

輔甄豐為太阿右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皆
秩皆二千石四月安漢公莽稱制天下之莫敢先舉此宗
分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太皇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
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
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莽作奏稱述莽功謂
宮室四牆崇社覆上棧下不如亳制辨音班社諸
監戒且願身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
陽效汙宮牆社之役於是莽大說向太后下詔

尸千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
冢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
戰鬭不如巧爲奏莽又封南岳
池劉崇空宅後謀反者皆汙池
迎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鎮
并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
乃群臣奏請益安漢公官及家
公中庶子虎賁以下百僚人
爲攝省府爲攝
臺上三百人
百并白太后

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
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與靈
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
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爲同心侯林爲說德侯
光孫壽爲合意侯豐孫匡爲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
是歲西羌龐恬傳幡等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
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還讓義校尉竇況擊之二
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
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

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奔命立嚴鄉侯
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
欲絶漢室今恭行天罰誅莽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
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遣諫大
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遣王
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阨塞槐里男子趙
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
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餘人莽恐遣將軍王

邑級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
太子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
中至十二月壬邑等破翟義於圉司威陳崇使監軍上書
言陛下心合寶龜豫知成敗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
其時聖恩始發而反虜仍破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
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
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

其高下莽乃奏太后請依周制封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從之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爲號禓里以武爲號翟義以虜爲號群臣復奏言太后宜進攝皇帝二子爵皆爲公及兄子光宜封爲列侯太后乃詔進莽子襃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八封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群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益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

今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議皆曰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今功顯君夢死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幾之憂不得顧其私親前太皇太后達厥元子俾侯新都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總縗弁而加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

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一弔一哭會而令新郡侯宗爲主
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實況
今殺人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
眠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莽子宇獲之字也時爲莽所殺遂母子自殺及
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
示公義焉今光子嘉嗣爵爲侯莽下書曰逼密之義訖
于季冬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
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諸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
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千人官名屬蜀東部將軍扈姓雲名

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
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
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
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
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
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
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
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
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

臣與太僕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孝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藏蘭臺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軍攝政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謹與事神祇宗廟奏言

太皇太后孝平皇帝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當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無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議別奏以視讀曰示　即眞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謂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其

傳子黃帝金策書其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眞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生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夜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古禪字御之末屬皇天上帝告顯六祐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黃皇以天下兆民亦帝漢氏高皇帝

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眞天子之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制器以十二月朔癸酉改元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太皇太后璽綬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爲皇后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爲皇太子安爲

新嘉辟 辟君也 封宇子六人千爲功隆公壽爲功明公吉
爲功成公宗爲功昭公利爲功著公大赦
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
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
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於戲音嗚呼
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
陰萬重丘凡户萬地方百里爲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
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
求以命德茂功享歷茂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

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
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
中傳將孺子下殿北面稽首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
按金匱辯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
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爲太傅就新
公少阿義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廣漢
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更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丞
承陽侯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爲大司徒
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更爲

三公六阿右扶六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養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天改明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勑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養以女孫宇子妻之養策群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青煇音輝登平考景以晷災惑司慤南嶽太傳典致時奧赤煇須音容平考聲以律太白司戈音戈西嶽國師典致時陽白煇象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玄煇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求農事以豐五穀日德元亾古脉亨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屬合親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師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斗平元心中司室

典致物圖考度以繩主司地理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
殖鳥獸蕃草木各掌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
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
農曰義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鴻
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
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
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
名光祿勳曰中大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
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謁者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

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
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
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長安曰常
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
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
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儀
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從司明司聰司中大夫誦詩
工徹瞽宰以司過弼曰予聞上聖欲昭敬德罔不慎修
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將虛好

惡不愆立于厥中於戲勗哉令王路設道善之旌非謗之木敢諫之鼓諫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縗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緦麻爲男其女皆爲任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皆授印韍令諸侯立大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韍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五典謬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又求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禹皐陶伊尹之後將祚厥祀以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妘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梁護爲脩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祈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皐陶後伊玄爲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爲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恪夏後遼西姒豐爲章功侯亦爲恪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後褒成子孔鈞已前

定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自黃帝至于濟南伯王 伯王莽之高祖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禹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以新都侯東第爲大祺歲時以祀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叙九族九族既睦天下上

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爲統睦侯奉胡王後 追王陳胡公 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 追王陳敬仲

天下牧守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涉龔閎楊並等子皆爲男遣騎都尉頡等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郡橋時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 莒 孫愍王伯王於淮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 莽之高祖名遇

宇伯紹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 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

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祖爲文祖廟
舜受終之事 莽曰予之皇祖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
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
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以禮立于定
安國其國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蕆如故予以秋九月
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
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又曰予前在
大麓至于攝假大麓謂爲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事深惟漢氏三七之阨
思延劉氏故作金刀之利錢以濟之然自孔子作春秋
以爲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
之十四也 哀帝於年平帝五年
居攝一年凡十四年 亦世計盡終不可彊濟
今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
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
卯日作佩之長三寸
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
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
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
絲貫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
剛卯既央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敢當帝令祝融以
教變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莫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
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
癉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在
大及方服說是也莽以刻字三有卯下
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博謀鄉士僉曰

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
爲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
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並行欲防民
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
千人起兵於其國快兄弟殺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
快舉兵攻即墨殼閉城門自繫獄吏民拒快快敗走至
長廣死莽曰昔尋之祖濟南愍王田於燕寇自齊臨淄
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音謀潛攻殺燕將復定齊國今
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其悉舉其忠者憐其無

[illegible]子已藏[illegible]非快　予子已藏當
[illegible]傷賜亡其莽[illegible]　[illegible]萬穀新天命[illegible]
不厭喜其滿穀國　萬地方百里一[illegible]
并曰古者設廬井　[illegible]一夫一婦田百[illegible]什一而稅則
國給民富而頌聲　[illegible]唐虞之道三代　遵行之秦爲
無道厚賦稅以自奉罷[illegible]力役極欲　[illegible]制爲井田是
以兼并起貧郤生[illegible]者[illegible]田以十數[illegible]百曾無立錐之
又置奴婢之市[illegible]牛馬[illegible]　[illegible]制於民[illegible]
[illegible]斷其命[illegible]虐　[illegible]至是[illegible]貴人金[illegible]子道[illegible]人

甘勿伯弔[illegible]
悲悽又改[illegible]
命臣[illegible]餘人

詐人倫繆於天性人倉言之則
[illegible]不用命者然後降
常有吏賦罷癃
[illegible]一[illegible]民侵陵
[illegible]稅一實仕稅[illegible]
[illegible]存故富者[illegible]
[illegible]富爲奴俱陷于
[illegible]則有鼎
[illegible]土田奴婢
而田過一井者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言文宣之世黃龍見平成紀新都侯高祖考王伯墓門衿
柱生一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
爲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大歸言莽當代漢
有天下云總而說之言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
成五命申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
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
警命顯於新都生
同符合契成命於巳丑申縣於十二應天所以保祐新
室者深矣周矣武功用定命於子
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
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興新以冊石始命於皇帝
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
能音台文馬三台星也文馬綱身金精周成王時大戎獻之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
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王七以玄印八
以茂陵石鼎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
二以銅符皇帝中命之瑞寖以顯著至于十二以昭告
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夫攝號猶尚
稱假改元爲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然非
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故曰天復決以勉書

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帝單衣亦續方領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才

漢氏之終不可濟竇文竇在左右之不得從意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征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與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嚮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頒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饗夷蠻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鸞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

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異其方
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
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東出者至于太谷莫
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爲
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
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五威將陳
饒椎破之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
拜爲大將軍封威德子冬靁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
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

侯陳崇曰咎爾宗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
之本也鑄僞金錢者放竄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兇害
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拜
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
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
寡不畏彊圉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命說符侯翟發曰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今作五威中城將軍中德既成天下
說符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霍之固帝當剃楚今作五威
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

之院北當燕趙文作五威後關將軍垂口撞陀尉睦于後命堂威侯王奇巨文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堂威于左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文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長安征文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女莽收捕殺之治者掌寇丈夫陳成自免去官真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二年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薄公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羲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發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刀護劫掠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

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伸皆逆天違命大逆不道請論
伸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
罷吏卒為賓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
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
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扶恩
侯劉貴等更聚衆謀及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十萬將
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寇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早
絕其萌牙故也臣愚以為漢高皇帝為新室賓享食明
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

皇太后為體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劉侯
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
吏者皆罷待除於家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冀狂
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
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
公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
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
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
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威侮

五行背畔四條侵犯西域延及邊亟爲元二元年冬當更
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發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
天之威罰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狦
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狦之世
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稽侯狦子孫十五人
爲單于遣中郎將龐茂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爲單于
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
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
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伐
威將軍李棼音心鎮荻將軍李翁出西河誅貉將軍陽俊
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曇
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十萬人
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
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天
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訖
不行於是造寶貨五品百姓復不從但行大小錢二品
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逓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
沒入爲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厨傳

勿舍關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
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
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
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作五威將
帥所班賜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
襃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
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
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曜長安令
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

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
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
即眞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徙大阿
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字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
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
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大傅平晏爲
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
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
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

曰黃皇室主天下毋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隆威侯宗萊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六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徙流萊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爲人侈口蹙頤師古曰侈大也蹙短也頤順也蹙音子六反頤音胡感反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反長七尺五寸好厚額高冠以整尾長衣師古曰毛之隱曲者曰氅以裝緻衣中令其張起也氅音力之反字或作紬紬音義同反膺高視瞰左右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丘敢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閔音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暴面師古曰暴面即偃面蓋菊之類也翳在張敞傳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爲寧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宜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

明文學者各一人詣士路四門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
北邊並還言五原比假 縣殖說 異時常置田官乃以
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
在邊須大衆集吏士放縱市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
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
將軍遣著武將軍祿並等填名部中郎將繡衣執法各
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興兵者皆便爲
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切責司
監猶放縱自若而蘭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
子登入塞朝拜咸爲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
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
後病悸寢劇死莽以舜子延襲父爵爲安新公延弟襄
新侯臣爲太師將軍永爲新室輔爲太子置師友各四
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爲師疑故少府宗伯鳳
爲傅丞博士袁聖爲阿輔京兆尹王嘉爲保拂是爲四
師故尚書令唐林爲賓附傅士李充爲尊走諫大夫趙
襄爲先後中郎將廉褒是爲四友又置師友祭
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

邪左咸爲講春秋潁川蒲昌爲講詩長安國由爲講易
平陽唐昌爲講書沛郡陳咸爲講禮崔發爲講樂祭酒
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
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
丞爲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
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瀕河郡蝗生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
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慶水故遂不堤塞四年二月赦
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欽言捕虜生口

虜犯邊者皆誅莽大說於長
安以視諸蠻夷大會羣臣
馬侍中大鴻臚爲賓侯輔爲
中名曰橫桼是月黃龍
書曰予以不德龍于
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
十有二州衛有五服
有九有之言禹貢之九州
帝王相改各有云爲或

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改宅東都而西都之基子孫承之
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爲新室焉都常主爲新室焉都鄭縣
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畿周氏有五諸侯
之貢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候有功諸公一同
有衆萬户土方一百里侯伯一同衆萬户土方七十里
子男一則衆三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
邑九成衆户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
於一成五等備具合當一則今受土者公十四人
侯九十六人伯三十一人子一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
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
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之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
脩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
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
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于數與
群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以顯
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廣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
人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
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緒今欲違民心復追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諷詳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遂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彊迫之皆亡出塞

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劍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誘高句驪侯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廼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分爲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腕或潰其胷腹或紬其兩脅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補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巨

社稷宗廟祐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壯予甚嘉之其更名高曰驪爲下句驪帝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二年春志方盛以爲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巡狩五嶽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即眞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阨既厤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鎮在明堂參龍攻昌德在中宮觀星之臣咸謂

策告從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爲心後又改心爲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帝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遂並爲大司馬是時長安民聞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或頗

徹之莽曰玄龍石寒囯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
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躔星紀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
常安之都勿令壞毀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是歲
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
婦子爲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
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
成師友祭酒蒲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義故
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
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

失恩信焉耆負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
日不見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
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
巡狩之禮太官齎糒音備乾肉內者行張坐卧所過毋得
有所給予之東巡必躬載耒耜親率耕以勸東作予之
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火高及以勸南僞音訛予之西巡
必躬載鉦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音弼
今謂之連枷每縣則粟以勸蓋藏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
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以軍法從事群公奏

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
因遭棄群臣聖顏悲哀飲食減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
里春秋尊非繕治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關大服以
安聖體莽乃下書吏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
行巡狩之禮嚴明年歲在實沈倉龍庚辰
陽之都通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
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大赦天
下策大司馬逯並曰日蝕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
印敝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

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為大司馬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
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言輒按擢孔仁趙惲賈興等以
敢擊大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
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戊曹士取
繫僕射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
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
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
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國
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勑曰非但保國將閤門

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中木海瀕尤甚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雨雹殺牛羊恭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爲士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滎陽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鄉益河南屬縣滿二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十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音境尉以男爲之諸侯國閒田爲黜陟增減云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郊衆縣曰六隊音遂粟米之內曰內都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密在采任諸侯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

惟藩各以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爲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

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觀之緣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譚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爲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塡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

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爲人奴婢迺禁吏民敢挾邊民者
棄市益州蠻夷殺大吏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馮
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爲寧始
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侍酒大赦天
下見時日中氣星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陳
茂爲大司馬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
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閤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
和親求其子登扇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迺
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舉繫獄欽曰是
欲以我爲說於匈奴也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顓對者濟
南王咸爲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爲帥使送登扇拜
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扇又令匈奴却塞於漢北責單
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所鈔略邊民生口在
者皆還之莽好爲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
單于旨畔之皐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入
塞咸病死封其子爲伯伏黯等皆爲子莽意以爲制定
則天下當平咸說恩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
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

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是時中郎將
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傅相舉奏又十一公士
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
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守闕告
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揔衆事三司
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官者領之吏民上
封事書官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
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
前後相乘憒眊不潔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
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
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貫邊兵二十餘
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
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
縣合擊歲餘迺定邊郡亦略將盡邯鄲以北大雨水出
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閎爲
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爲寧
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長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
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效

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天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翕萬物生焉災異之變各有云為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子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緡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阨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田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侯伯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稟膳蓋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差咸有條品制禮稟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減與下同生同慶喜也共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大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計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傳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

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三十五郡
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一州一部二十五郡
保納鄉言鄉仕鄉作鄉京尉扶尉北隊右隊中謀左洎
前七部大司徒保樂鄉典鄉崇鄉秩鄉翼尉光尉左隊
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于鄉賡鄉共鄉工鄉
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及六司六鄉皆隨
所屬之法保其災害亦以十舉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
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
諸侯辟任附城群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勸進
農業安元元焉茶之制度頗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
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是月戊辰
長平館西岸崩壅涇水不流毀而北行遣大司空王邑
行視還奏衆群臣上壽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禹敘
成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
擊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雪門
也戊子晦日有蝕之大赦天下復令公鄉大夫諸侯二
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大司馬陳茂以日蝕免武建伯慶
元為大司馬十一月戊辰王路寢烏門鴟晝夜不絕崔發

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脩先聖之禮
四方之士也於是令舉吾
而對策焉平蠻將軍
七賦斂民財什取五若州
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
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部大
尹馮莽不肯給上言自越
反畔以來積日十年恐縣距擊不已續用馮戈句施一
切之政變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歐衆遠居貴以億計
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今丹能懶於自詭期會調發諸郡
兵穀復訾民取其十稅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罷兵屯
田明設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悟曰英亦未可厚非復
以英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
與巧屠共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音庭導其脉知所終
始云可以治病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
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
都護但欽殺吏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別將
焉耆詐降伏兵擊殺駿等皆死欽封後到龔擊亡弱從車

師還入塞莽拜欽為揚武將軍封剛子 小 胡子 何封為
集胡男西域自此絕四年五月莽封保成師友祭酒唐
林為建德侯故諫議祭酒紀逡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
禮如三公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
侯茅土於明堂令各就國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
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三千貫祿
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三十萬然復不能盡得
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遷嗇託以地里未定
故且先賦茅土用財愈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

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 死吏民抵罪者浸衆又
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
天下愈愁益賊起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
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張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
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
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為縣吏
為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酒買兵怒陰原貧窮少年
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illegible]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
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illegible]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

復合閭井故晉曰慈法禁雖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甚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日減一斗父莽說輒遷之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火司馬司允費興爲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物之民宰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閒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父旱百姓飢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歎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閉其租賦幾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爲姦姦愈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覈貪鄙吏言其狀甚皇孫功崇公宗尚之自畫一日維祉冠存已夏勰商山藏薄冰二日肅聖寶繼三日德封昌圖又宗望咨昌寔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

按驗宗自殺宗本名會云制作云二名莽至是復其舊名賜爵改號賜謚爲功显宗緣伯以伯禮葬于故司穀城郡宗妒妨爲衛將軍王曲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譴責憚毒自剄并以責讓其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駟馬左纛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左杖威節右負威斗號曰赤冒奉以驕仁廸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

子也根成帝世爲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以爲曲陽非令稱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子都樊崇等以飢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略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時上天張樂崑崙虞山之上後世聖王得瑞者當張樂奏終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竊始將軍爲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予其饗哉欲

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
廟群臣始冠麟韋之弁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
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飢旱數年刀子都等黨衆寖多更
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
護軍郭興甫部牧李昌擊蠻夷若豆等大傳犧叔士孫
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
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貙突狶勇以爲銳卒一切稅
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
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爲差又博募有奇
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
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
待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
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
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
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
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歙誘呼當
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彊立以爲須卜善于後安公善于匈奴
之孤後妻公甲國之孤兩加之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

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
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
卒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毋擊匈奴皆賜姓徵民號
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與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橫廄未
發尤素有智略非并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
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并及當
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後先憂山東盜賊并大
怒策免尤令上大司馬武建伯即戴歸故郡以降符伯
單忠爲大司馬翼平連率因況奏郡縣訾民不實并復

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遷爲伯賜錢二百萬衆庶
皆譽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
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
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
昭如海濱輒單不能勝即以大車四馬
建虎旗載霸詣闕霸長則龍長數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
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貢之衣遣大將一人
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
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并并聞之留霸在所新

豐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盡歲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廼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為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藏上之明見以適見于天以正于理蹇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

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音義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二十五人裨將軍百二十五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率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曰且十輩令若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

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
丁書曰乃壬午鋪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
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遂廼解矣昔符命
文立安爲新遷王臨國雒陽爲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
假謙不敢當而以爲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
雒陽爲統謂據土中爲新室統也宜爲皇太子自此後
臨久病雖變不平朝見黃門與行見王路堂者張於西
廂及後閤更衣中又以是后被疾臨且云本就舍妃妾在
東永巷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室昭寧
堂池東南隅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閤閤即東永巷之西
垣也皆破折屋壞發屋校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
前星厭有占予甚憂之伏念心紫閤圖文太一黃帝皆得
瑞以儐後世襄主當登終南山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
新遷之後也統義陽王乃圖以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
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皆王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
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錯手足惟即位以來陰陽
未和風雨不時數遷都事業爲災數稼鮮耗百姓苦
飢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深惟厥

各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爲新
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裔
毀乘輿虎文衣廢臧在室匿
父乃委地吏卒見者以閒莽
土德故以黃爲寶以赤爲厭乃賤漢行也其令厥
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
能建萬世之基者乃下書曰
會府郡空虛百姓贍之宗廟
風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
受命遭陽九之阨百六之
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莫良於今年孚乃卜波

水之北波音陂郎池之南惟王令讀爲玉兆之文而墨食也予又卜
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王令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
長安城南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親舉築三
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
等數十人將作匠發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宜崇其
制度宣視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
天下工匠鑿渠引雒灌城以東漸民以義入錢穀助
作者駱驛道路不絕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
元宮及平[illegible]
[illegible]
十餘所取其材兔以起九

廟是月大雨六十晝夜平地水深五尺壞官私廬舍無數
增秩賜爵至附城之制一曰宗廟二曰帝廣
始祖昭廟三曰陳留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禰昭
廟五曰濟南愍王王祖穆廟其五廟不墮云六曰濟南
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冲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
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毀皆重屋太初
鉏萬年徙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馬適姓求名謀舉
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王邑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
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桀數千人皆誅死封邑為輔
國侯白莽為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
惟設此壹切之法以來尔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抱鼓稀鳴
盜賊衰少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
虜未滅誅蠻未絕蝗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
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後壹切行此令
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於是吏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寶
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壹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

五銖故直一兩品並行民益鑄錢及偏行布貨倍人知
不發舉皆入沒官爲奴婢太傳平晏死以子雲嗇薦爲
太傳尊曰國虛民貧各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裹乘牝馬
柴車藉藁葦器又以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
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汚染其衣莽聞而說之下詔申勑
公卿思與厥寮封尊爲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
牧王臣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衆皆萬餘人武功
中水鄉民三舍墊爲池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
怠解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

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
名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涉江失明莽令太
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
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爲星語臨宮中
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爲所謀且成後貶爲統義陽王出
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而王於子孫至嚴
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
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
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誅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

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驃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綬策書曰荷命文立臨爲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爲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爲太子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弟蒙厥祐矣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謚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憎起憎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文曼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爲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視群公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以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爲功脩公匡爲功建公曼爲睦脩任捷爲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徙興卜筮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

興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當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言
文帝發忿君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劉信
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
姓為劉氏萬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
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驍當行又言莽大臣吉
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十告之
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乃置捕盜
部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
者隨其後遣太師懿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常將兵

華書徐國頗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匈奴秋
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
隕霜殺菽關東大飢蝗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官為
奴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鍾官
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孫嘉景尚
曹放等擊賊不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莽以王況讖言
荊楚當興李氏為輔欲厭之廼拜侍中掌牧大夫李熊為
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
瓜田儀莽以為中郎使出儀儀文降未出而死莽求其

卫葬之爲起冢祠室謚曰仏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言前者亦釋除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慱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又感漢高廟拔劒四面提音弟擲也擊斧壞墜牖柳湯赭鞭鞭灑室壁令輕車校尉吾其中又令中

軍北壘居高寢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瑠羽葆載以秘機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輿者皆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輜車非僊物也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群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因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室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謾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僞以諛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

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皇尊男張韋地里侯孫陽造井田便民棄王業義和魯匡設六莞以窮工商說苻佚崔發陳謖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匡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顛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莞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起爲益賊稍稍群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亶音但稱二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鬬爭棄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論其故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爲罔誣因下書切責七公令嚴勑卿大夫卒正連率田況尹謹牧養善民多發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什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爲約赤糜習也古字通用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讓況未賜虎符而擅發

兵此弄兵也厥皇之罪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
後況自請出界繫賊所破界以圖書言況領青徐
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
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
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汪曼連州乃遣
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
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
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
幸蒙赦令賊或解散或反遮擊恐久遂不悛轉相告語
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飢饉易動旬日之閒
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
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
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
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
城中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
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
將率郡縣吾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
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

爲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代監其兵況
隨使者西到拜爲師尉大夫況去舜地遂敗三年正月
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
龍文衣著角長三尺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
者言徒大司空鉞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
匠仇延爲邯音胡敢反淡里附城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
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
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之以成歷數
故其道駁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爲名廼二月癸巳之
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
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橋下疑以火自燎
爲此災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
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三年終
冬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
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嶽
太師亟科條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
霸館爲長存館霸橋爲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義仲
景尚隣東人相食四月遣東嶽太師特進褒新侯王匡

開東方諸倉拯貸貧之與更始將軍廉丹俱東祖都門
外天大雨霑衣止長老嘆曰是爲泣軍太師更始台將
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
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又多遣
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莽
於是開天下山澤之防令民取采取山澤之物勿出稅
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茂之六年也莽所作歷名是
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衆攻擊鄉
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

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
河至華陰迺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
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維韓盧而責之獲也負嶷從東
方來蟄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
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爲太倉置衛交戟名曰
政始掖門流民入開者數十萬人廼置養（養當作廩）廩食之
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飢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
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惡之業以省
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飢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

也乃市所賣粱飯肉羹持入視莽曰吾民食咸如是莽
信之冬無鹽宰虛恢等舉兵反城糜丹王匡攻拔之斬
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奚重將兵二十萬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
士有功者十餘人亦冒列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
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
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
持其印綬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
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鬬聞之皆曰棄公已死吾
誰爲生馳奔賊皆戰死莽復以王匡爲奮武將軍
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多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雜其威
節騎馬呵譟爲狂刃所害乃呼哀哉湯謚曰果公國將
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
今臣居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孔并
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廐亡其黃鉞
尋士房揚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喪甘棠齊斧者也自
効去并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

石以下大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赤眉樊崇等數千人別走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縱對言天文妄言咎譴臧自滅莽羞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復下江王常等以爲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殺其衆數萬之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蓋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莽亦心怪以問群臣群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群盜犬羊相聚不知爲之耳莽大說群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梅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

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爲帝改年爲更始元年拜置百官
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廼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
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
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
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
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九百二十人皆佩
印綬執弓韣封皇后父謝風爲和平侯拜爲宗將軍諶
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群臣上壽曰廼庚
子雨水澤道辛丑[illegible]視無塵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
辛丑巽之宮日也巽爲風爲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
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禮曰承天之慶萬
福無疆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
百穀豐茂庶草蕃殖元元驩喜光民賴福天下幸甚莽
曰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
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春陵侯群子劉伯升與其族人
婚姻黨與妄流言惑衆惸睚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
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逼塞泊南
獎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爲上

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衆章
司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奉正王閎揚州牧李聖亟進所
部州郡兵凡三十萬追措讀與倩同音莊客反青徐盜賊納言將
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軍騎將軍王巡左隊大夫王吳
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追前隊鼈虜明告以生
活冊書之信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
司空隆新公宗室成都侯商前將軍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
壞西擊則逆賊靡碎此
解散將遣大司空將軍
師征伐剿絕之矣遣七公幹

士隗顯等七十五人分下赦令曉諭云顯等既出因逃
亡矣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莽
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駙傳之雒陽與司徒王尋發
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頴封爵政
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
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
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
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
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

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暑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岦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亂天風雹雨如注水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諸將走各還歸其郡邑獨大衆崩壞號諠虎豹股栗士卒解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並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莽乃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群臣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伯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群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姦民知其詐也先是衛將

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君惠好天文識訊為涉言
星孛埽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
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落語星宿國師
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滂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
不信涉也歆因為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
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
軍精兵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
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
者歆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

其三子又里
星出逾可忠以司中大夫與涉忠
謀仅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
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仅與
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護軍王大
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
莽令黃門召忠忠不
之省中驚傳勒兵至郎署皆
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
及黃門持劍共格殺
刃張弩更始將軍史

諶行諸署吾郎吏曰大司馬有狂
弄欲以獻凶使虎賁以斬馬劒推
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為
覺者收恣宗族以醇醲毒藥尺白
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以二人貴
隱其誅伊休侯疊又以素謹歆故
將更為中散大夫後日毀中鉤有
頭公青衣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行功侯喜素善卦
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便予之
主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
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尋最
素小心今失大衆而徵恐其執節已
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論邑我年老
下勑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
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壹
侯林為衛將軍皇孫憂懣不能食
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性好
曹為獻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
莽罵曰毋使民復思

也又以黑漆色其周垣號將至曰
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
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秋
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共却太
為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
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日
南鄉百餘人時新寧將兵數千
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宝
將輔漢左將軍陛右將軍校尉
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校湖莽愈憂不知所出
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
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迺率
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
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
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
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飡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
即以除郎至五千餘人聲慟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
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

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
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
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皆各有數千巨萬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賜
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毋閒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
隘北從河南至山千匝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
萬餘人從閿鄉南出稟街作姑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
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
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二虎郭欽陳鳳成重收散卒保京
師倉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

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
將數百人北渡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
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
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大姓攀
陽申碭下邽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豪嚴春茂陵董喜
監田王孟槐里汝臣鑿厓王扶陽陵嚴本杜陵暑門少
之屬衆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爲京師
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
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

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搖莽妻子入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爲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黃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二日

邑爵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攜讙並和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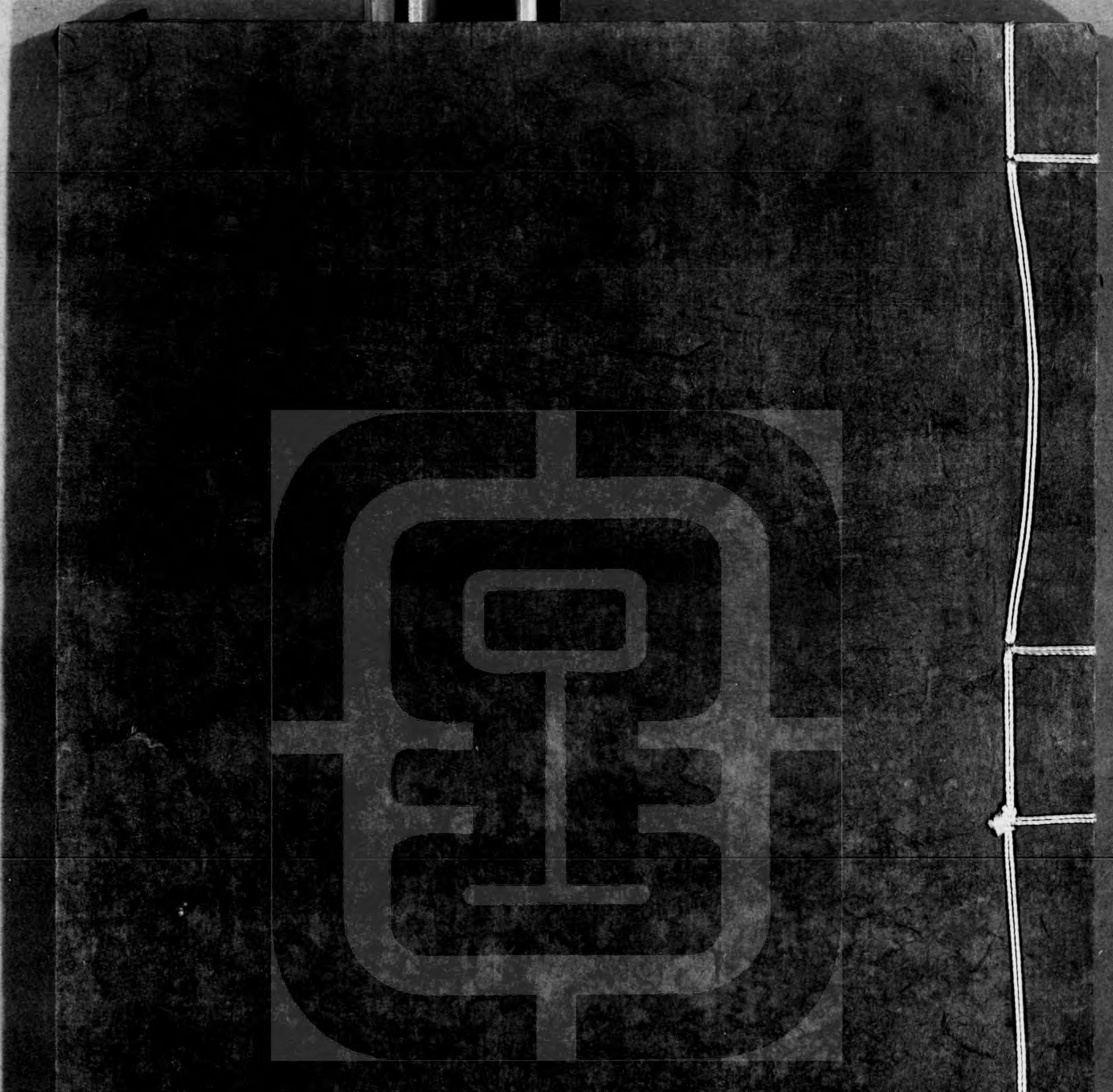
室門斧敬法闖譚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謼譚曰當柰何時莽紺袀服帶璽韍持鳳帝匕首天文郎按栻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

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閒闕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譟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共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矢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鬬悼王巡戰死莽入室下晡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當訴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閒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餘肌骨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辛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歸上多執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竊食其舌莽揚州牧李璽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杖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校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賞郡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咎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

皆封爲侯太師王匡國將哀章降維陽傳詣宛斬之嚴
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
爲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
聞故漢鍾武侯劉璽聚衆汝南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
爲大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敢尤茂幷死郡縣皆舉城
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爲詩建至發降之
後復稱說建令丞相劉賜斬發以徇史誼王延王林王
吳趙閎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
既斬王憲又拷言三輔豪桀共殺其士吏民惶恐書縣市

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
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
平更始都長安甚樂宮府藏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
三日死則寨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
眉樊崇等衆數十萬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
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
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
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
天下艾安班氏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

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攝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勵非所據顛覆之埶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悠睢舊感詐猾天厎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姦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顒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立壠發掘害偏生民辜及枯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者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列傳第十六

[redacted]